

人民文学出版社

Digital Fortress

Dan Brown

(美) 丹·布朗 —— 著
朱振武 赵永健 信艳 —— 译

数字城堡

人民文学出版社

数字城堡

(美) 丹·布朗 ——— 著
朱振武 赵永健 信艳 ——— 译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1-2004-5359 号

Dan Brown

DIGITAL FORTRESS

Copyright © 1998 by Dan Brown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ST. MARTIN'S PRESS, LLC.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LABUAN, MALAYST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04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数字城堡/(美)布朗(Brown, D.)著;朱振武,赵永健,
信艳译. —2 版.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5

ISBN 978-7-02-006709-1

I. 数… II. ①布… ②朱… ③赵… ④信…
III. 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60598 号

责任编辑:刘 乔

特约策划:吴文娟

装帧设计:聂永真

数 字 城 堡

[美] 丹·布朗 著

朱振武 赵永健 信艳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宁波市大港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376 千字 开本 890×1240 毫米 1/32 印张 10 插页 1

2004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2009 年 5 月北京第 2 版

2009 年 8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 260 001-265 000

ISBN 978-7-02-006709-1

定价 26.00 元

译者序

丹·布朗(Dan Brown)是美国当今最著名的畅销书作家之一。二〇〇三年三月出版的《达·芬奇密码》创造了一个书市奇迹,旋风般地横扫了美国各大畅销书榜,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全球销量就超过八百万册。丹·布朗也凭这部小说而大红大紫。

丹·布朗出生于美国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从小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埃克塞特镇长大,在阿默斯特学院和菲利普·埃克塞特学院度过了大学生涯,毕业之后留在菲利普·埃克塞特学院教授英语。布朗的父亲是一位知名的数学教授(曾荣获美国总统奖),母亲则是一位宗教音乐家。受父母的影响,布朗从小就对宗教和科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的妻子布莱斯则是一位艺术史学家和画家,为布朗的创作提供了很多灵感和帮助,是他生活的忠实伴侣及事业的得力助手。为帮助丈夫写《达·芬奇密码》这部小说,布莱斯曾经多次陪同他前往法国巴黎卢浮宫博物馆进行实地研究与调查。

丹·布朗早年曾在西班牙的塞维利亚大学专门学习过艺术史,良好的家庭环境以及独特的个人经历,无疑为他日后的小说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深厚的文化底蕴再加上他本人对破译密码及秘密组织的浓厚兴趣,使他的文学创作注定要走一条高雅与通俗相结合的道路。他大胆而巧妙地将宗教、历史、艺术、符号学等领域的知识揉进他的小说中,可以说,丹·布朗渊博的知识是跟他的家人和生活环境分不开的。

迄今为止,除了风靡全球的《达·芬奇密码》之外,丹·布朗还创作了《数字城堡》(Digital Fortress)、《骗局》(Deception Point)、《天使与魔鬼》(Angels & Demons)三部小说,可以说本本都叫座。说起来,这位畅销书作家从事小说创作实属无心插柳。据他本人讲,在大学读书的时候,他几乎没读过几本当代小说,看的基本都是经典著作。一九九四年,他在塔希提岛度假,在海滩上无意中发现了一本谢尔顿的

《末日追杀》。他花几小时读完之后,认为自己也能写这种小说。度假回家后,他就开始动笔创作他的第一部小说《数字城堡》,最终该书于一九九六年付梓出版。

丹·布朗的处女作——《数字城堡》是一部高科技惊险小说,探讨了公民隐私与国家安全之间的矛盾。当年出版后旋即成为美国畅销电子书第一名,长达十五周之久。“信息时代的恐怖主义”是该书的一个主题。

在信息时代,各国间谍、恐怖分子开始通过互联网传递情报,但是为了使电子邮件不被他人截获,他们纷纷给自己的邮件加上了密码。为了从网络上获得重要情报,世界上最为隐秘的情报部门——美国国家安全局(NSA)斥巨资建造了一台可以破解密码的机器——万能解密机。这台超级电脑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迅速破解任何密码,因而帮助NSA挫败了无数恐怖分子的阴谋,避免了战争的爆发。尽管建造这个庞然大物的初衷是监视和破译间谍和恐怖分子的电子邮件,但它同样也能截获所有普通人的私人电子邮件。这个世界已没有隐私和秘密可言!

出于对这种公然侵犯人类隐私的行为的不满,国家安全局前程序设计师远诚友加推出了“数字城堡”,公开声称它是具有不可破解密码的加密软件,这个为“谁来监视这些监视者”而忧心的日本人向美国国家安全局发起了挑战。远诚友加要求国家安全局向世人宣布万能解密机的存在,否则他就采取特别行动。不幸的是,远诚友加在西班牙意外死亡,而刻有口令的戒指却神秘失踪了。大学教授、语言学家戴维·贝克不经意中卷入到国安局的特殊工作中,遭到一个神秘杀手的追杀,两人斗智斗勇,玩起了猫捉老鼠的游戏,足迹遍及塞维利亚的大街小巷。

国安局的首席密码破解专家苏珊·弗莱切是贝克的未婚妻,就在贝克被派去西班牙的时候,苏珊被紧急召回总部。她的上司国安局副局长斯特拉思莫尔告诉苏珊一个惊人的消息:战无不胜的超级电脑万能解密机遇上了不可破解的密码——数字城堡。斯特拉思莫尔让苏珊查出远诚友加同伙的真实身份。随后,苏珊目睹了一个又一个令人震惊的秘密、谎言和背叛,她发现自己不仅是在为她的国家而战,而且是为了她的生命和她所爱的人而战。

.....

《数字城堡》情节紧张,悬念不断,让人有一种欲罢不能的阅读快感。小说推出之后,好评如潮,《出版家周刊》就曾评论说,“在这个节奏紧凑、合情合理的故事里,布朗将善与恶的界线模糊化了,使爱国者和偏执狂都能陶醉其中”。作品的语言简洁而精确,但包含的思想却是复杂、深刻而又动人的。作者对信息时代个人隐私所面临的危机的探讨发人深省。

鲁迅曾说我国清代著名长篇小说《镜花缘》的作者李汝珍是“以小说见才学者”。李汝珍确实“博学多通”,韵学杂艺、星卜象维等无不精通。美国当代作家丹·布朗正是这样一个“博学多才”之人。他的小说不光是集谋杀、恐怖、侦探、解密、悬疑、追捕、言情等各种畅销因素于一身,还融各种文化符号和当代高新科技于一体。特别是在《数字城堡》中,作者在密码学、数学和电脑、网络等诸多方面的知识可以说展露得淋漓尽致。作者将大量的时下人们关注的信息有机地引入作品之中,巧妙地运用到高潮迭起的情节里面,不留任何斧凿痕迹,可谓妙手天成,取得了很好的阅读效果,从多种角度满足了不同人群的阅读期待。

该小说成功之处还在于作家在作品里注入了全新的创作理念,从而打破了严肃小说与通俗小说的界限。它集知识性、趣味性于一体,既具有“将‘亦真亦幻’变得‘真假难辨’”带有强烈浪漫主义倾向的晚期后现代主义小说的某些鲜明特征,同时又具有故事引人入胜,情节扣人心弦等通俗小说的一般属性,因此雅俗共赏。另外,简洁明快的语言也为它增色不少。这些与众不同的特点既成就了这部优秀的作品,也奠定了作家创作的基本风格,同时还预示了严肃小说与通俗小说逐渐合流的趋势。

朱振武

二〇〇四年八月于上海心远斋

鸣 谢

衷心地感谢：圣马丁出版社的编辑们——托马斯·邓恩和才华出众的梅利莎·雅各布斯；我在纽约的文稿代理人乔治·威泽、奥尔加·维泽尔和杰克·埃尔韦尔；感谢在创作过程中所有阅读过本书的手稿并提出宝贵意见的人；还要特别感谢我的爱妻——布莱斯，感谢她的满腔热忱和无穷耐心。

此外，我还要默默地感谢两位未曾谋面的前国家安全局密码破译员，感谢他们不断通过匿名邮件向我提供的弥足珍贵的援助。没有他们，本书就难以面世。

楔 子

时间：上午十一点

地点：西班牙

塞维利亚

西班牙广场

据说人死的时候万事都明朗起来。远诚友加现在知道此话确实不虚。由于剧痛，他紧捂着胸口向地上倒去，这时他才意识到他错误的可怕。

人们一下子都围拢上来，想救他，但友加已不需要援救了——他已经没救了。

他哆哆嗦嗦地抬起了左手，硬撑着向人们伸出了手指。大家看我的手！周围的人们都瞪大了眼睛看，但他看得出他们并不明白他的意思。

他的手指上戴着一枚刻有标记的金戒指。在安达卢西亚的日照下，上面的标记还闪烁着微光。远诚友加清楚，这是他能看到的人世间的最后一抹光了。

1

他们住在清烟山脉，那家他们最喜欢的送早餐的旅店。戴维俯身微笑地看着她：“你觉得怎么样，美人儿？嫁给我吗？”

她躺在华盖床上，向上端望着，她知道他就是自己要嫁的那个人。白头偕老！她深深地凝望着他那深邃的蓝眼睛，这时，远处的什么地方响起了一阵震耳欲聋的铃声，这声音正把戴维向远处拖去。她伸手去够他，但却抓了个空。

原来是电话铃声把苏珊·弗莱切从睡梦中惊醒了。她喘着气，从床

上坐起来，摸索着拿起了听筒：“喂？”

“苏珊，我是戴维。把你吵醒了吧？”

她笑了，翻了个身，说道：“我刚才正梦到你。过来玩玩吧。”

他笑了起来：“外面还黑着呢。”

“不嘛！”她娇嗔地说道，“那你就更得过来玩，北上之前我们还可以睡一会儿呢。”

戴维沮丧地叹了口气：“我正是为这事儿才给你打电话的，就是关于我们出去玩儿的事。我得推迟一下。”

苏珊这才清醒过来。“怎么回事儿？”

“很抱歉，我得出城去，最晚明天回来。我们可以一大清早出发。我们还有两天时间呢。”

“可我连房间都订了。”苏珊说道，感到很委屈。“我订的还是石头庄园的那间房子。”

“我理解，可是……”

“今晚本应是不同寻常的……该庆祝我们六个月了。你不会不记得我们已经订婚了吧？”

“苏珊。”他无可奈何地说道，“我现在实在是没空儿，他们在车里等我。我上飞机后会打电话给你，把事儿说清楚。”

“上飞机？”苏珊惊问道，“出了什么事儿？大学为什么会……”

“不是大学的事情，我到时候会打电话说清楚，的确得走了，他们在喊我。我会跟你保持联系。放心吧。”

“戴维！”她喊着，“怎么……”

但无济于事，戴维已经挂了电话。

苏珊·弗莱切睁着两眼躺在床上，好几个钟头过去了，但电话再也没有响起来。

那天下午，苏珊魂不守舍地坐在浴缸里。她把自己泡在肥皂水里，想把石头庄园或是清烟山脉一股脑儿忘掉。他会在哪儿呢？她思忖着。为什么没打电话呢？

浴缸里的水慢慢地由热变温又由温变冷，苏珊打算出来穿上衣裳，正在这时，无绳电话“吱吱”地没命地叫了起来。她一下子站起身，浑身水淋淋地探过身去一把抓起放在水池上面的话筒。

“是戴维吗？”

“我是斯特拉思莫尔。”一个声音回答道。

苏珊一屁股坐了下去。“唉！”她难以掩饰心中的失望。“下午好，局长。”

“在等个小伙子吧？”对方笑出了声。

“不是呀，局长。”苏珊窘迫地说道，“并不是那么……”

“没错吧。”那人大笑起来，“戴维·贝克可是个好小伙儿，千万别错过哟！”

“谢谢您，局长。”

局长笑声顿敛，声音陡然严肃起来。“苏珊，我打电话给你是因为我这里需要你。立马过来。”

苏珊想弄个明白。“今天是星期六，局长。通常我们都不……”

“我知道，”他严肃地说。“这是紧急任务。”

苏珊坐起了身。紧急任务？她还没从斯特拉思莫尔局长的嘴里听到过这样的字眼。在密码破译部？她百思不得其解。“哦……是的，局长。”她顿了一下说道。“我会尽快赶到那里。”

“不得迟疑。”斯特拉思莫尔说罢便挂了电话。

苏珊·弗莱切围着浴巾怔怔地站在那里，身上的水滴落在昨晚翻出来的折叠整齐的衣服上——有远足穿的短裤，有在山上晚间御寒穿的羊毛衫，还有刚刚买来的睡衣。真是郁闷，她走到衣柜前取出一套干净的衣裙。紧急任务？在密码破译部？

苏珊一边下着楼，一边琢磨着这天会不会还有更糟糕的事儿。

她很快就会知道的。

2

在一片死一般寂静的大洋之上的三万英尺的空中，戴维·贝克睁大了眼睛苦恼地从60式利尔喷气式飞机椭圆形的小窗子向外望着。他被告知飞机上的电话出了故障，所以他无法给苏珊打电话。

“我这是在做什么？”他自言自语地嘟囔着。但答案再简单不过了——有那么一些人，对这些人你就是不能说不。

“贝克先生，”广播里说道，“我们半个小时后即可到达。”

贝克朝着看不见的声音忧郁地点了点头。太好了。他把窗子上的遮阳帘拉下来，打算睡上一觉，但他满脑子都是她。

3

苏珊的沃尔沃小轿车停在了十英尺高、上面是倒刺的旋风栅栏的阴影里。一个年轻警卫把手放在车顶上，说道：

“请出示证件。”

苏珊配合着接受半分钟的例行检查。警官把她的证件在电子扫描仪上走了一下，抬头看了看。“谢谢你，弗莱切小姐。”他发出了一声难以察觉的叹息，大门转动着打开了。

向前走了半英里，苏珊在一堵同样威严的带电栅栏前重复着完全相同的程序。快点吧，伙计们，我在这儿都走过无数次了。

她终于来到了最后一道关卡，一个矮墩墩的卫兵领着两只攻击犬，手里端着机关枪，扫了一眼苏珊的轿车牌照，示意她通过。她沿着坎尼恩路又走了250码，然后在雇员停车区C区停了下来。不可思议，她想。两万五千名雇员，十二亿美元的预算；谁都知道这里没有我完全挺得过周末。她踩了下油门，把车停在自己专用的停车位，然后熄了火。

穿过一片绿地，进了主楼，苏珊又过了两道关卡，终于到了那个无庸隧道，隧道直通那座新近落成的房子。一个声音检测亭拦在入口处。

国家安全局

密码破译部

验证声音 方可入内

全副武装的警卫抬头看了看，“下午好，弗莱切小姐。”

苏珊疲倦地笑了笑：“你好，约翰。”

“没想到今天你会来。”

“就是啊，我也没想到。”苏珊前倾了上身，对着抛物面麦克风清晰地报上了自己的姓名：“苏珊·弗莱切。”电脑立即确认了她的声频密度，大门咔哒一声开了。苏珊迈步走了进去。

.....

苏珊走在水泥路上，一旁的警卫对她好一番端详。他注意到苏珊通常很有神的淡褐色双眸今天看去有些恍惚，但双颊却红扑扑的光鲜可人，长至肩部的赭色秀发好像刚刚吹过，身上还飘着强生牌婴儿脂粉的淡淡幽香。警卫的眼睛又落在了苏珊那修长的身段上——然后落在她的白衬衫上，里面的胸罩隐约可见，接着落在她那齐膝高的卡其布裙上，最后落在了她那双玉腿上——苏珊·弗莱切的玉腿。

真难想象这个长腿美女的智商竟然高达 170，他默默地思忖着。

他凝望了好半天，直到苏珊消失在远处，才摇了摇头。

一个环形拱状门挡住了去路，上面写着几个大字：密码破译部。她把手伸到凹陷处的密码盒上，输入了五位数的个人身份号码。几秒钟后，一扇十二吨重的钢筋混凝土门开始转动。苏珊想定下神来，但思绪却始终离不开贝克。

戴维·贝克。她惟一爱过的男人。乔治敦大学最年轻的正教授，出色的外语专家，说得上是国际学术界的名人。他过目不忘，记忆力超群，对语言文字情有独钟，除西班牙语、法语和意大利语外，他还通晓六种亚洲地区语言。他在大学里开设的词源学和语言学讲座场场爆满，他总是晚走一会儿，回答那连珠炮似的问题。他讲话充满权威，富有激情，但对热情奔放的女生们的崇拜爱慕的目光却显得有些木然。

贝克年方三十五岁，精力充沛，皮肤黝黑，结结实实，有一双敏锐的蓝眼睛和一个机警的头脑。他那结实的下巴和不苟言笑的性格常使苏珊联想到大理石雕像。六英尺高的个头，在壁球场里他的脚步却比谁都利索，同事们都难以想像。痛击对手之后，他会把那头浓密的黑发放放在喷泉式饮水器里给自己的头降温，然后，也不管头上滴滴答答的水，他会叫上一份水果奶昔和硬面包圈来款待他的手下败将。

和其他年轻教授们一样，戴维的工资不怎么高。每次要延长壁球俱乐部会员资格或给那把跟随他多年的邓洛普球拍换羊肠弦，他往往得为华盛顿地区或周边地区的政府部门翻译点东西，好挣点外快，弥补亏

空。一次接活时，他与苏珊相识了。

那是秋假时的一个清爽的早晨，贝克晨跑后回到三居室的职工公寓，发现电话机的显示灯正在闪动，他一边听着电话录音，一边将一品脱橙汁倒进肚里。这种电话他早已司空见惯——一个政府机构请他该天上午晚些时候为他们提供几小时的翻译服务，惟一让贝克感到意外的是他以前从没听过这个机构。

“是一个叫国家安全局的地方。”贝克在打电话向同事们打听情况的时候说道。

得到的回答都是一样的：“你说的是国家安全委员会吗？”贝克核对了录音后回答道，“不是，他们说的是局。是‘国安局’。”^①

“没听说过。”

贝克又核对了总审计局机构名录，也没有找到类似的机构。贝克实在没辙了，便给一个壁球老友打电话，那人以前曾做过政治分析员，当时是国会图书馆的研究员。听了那人的介绍后，贝克有些愕然。

显然，国家安全局不仅存在，而且还被看作是世界上最有影响的结构之一。这个机构收集全球电子情报资料，并保护美国长达半个世纪以来的机密信息数据。可以说只有百分之三的美人知道这个组织的存在，但也只是知道而已。

“NSA，”那人开起了玩笑，“这三个字母就是表示‘没有这个机构’。”

贝克怀着忧奇参半的心理接受了这个神秘机构提供的译活儿。贝克驱车三十七英里，来到了这个机构的总部，总部占地八十六英亩，隐藏在马里兰州米德堡丛林密布的群山之中。在通过了难以计数的安检关卡之后，他们又发给他一张六小时有效的、带全息照片的宾客通行证，然后把他送到一个让人眼花缭乱的研究部门，并告诉他那天下午他要做的就是为密码破译部提供“语言辨认”，密码破译部里都是数学精英，个个是译码高手。

在起初的个把钟头里，那些密码破译员们似乎都没有意识到贝克的存在，他们围着个庞大的桌子忙忙活活，说的话贝克以前连听都没听到

^① “国家安全局”原文为 National Security Agency，首字母缩写为 NSA，这里汉译为“国安局”。下文中贝克的壁球老友用 NSA 这三个字母开玩笑，说“这三个字母就是表示‘没有这个机构’（No Such Agency）”，这是因为它们的首字母完全一样。——本书所有注释皆为译者注。

过。他们说到流密码、自毁生成程序、背包变体、零知识协议以及单一点。贝克只是在一旁看着，如堕五里雾中。他们在坐标纸上草草地划着符号，专心致志地研读电脑打印材料，总是提到头顶上的投影线之中那些杂乱的文字：

JHD JA 3 JKHDHMADO / ERTWTJLW + JGJ 3 2 8
5 JHALSFNHHKHHHFAF 0 HHDFGAF / FJ 3 7 WE
OHI 9 3 4 5 0 S 9 DJFD 2 H / HHRTYFHLF 8 9 3 0 3
9 5 JSPJF 2 J 0 8 9 0 IHJ 9 8 YHFI 0 8 0 EWRT 0 3
JOJR 8 4 5 H 0 ROQ + JT 0 EU 4 TQEFQE / / OUJW
0 8 UY 0 IH 0 9 3 4 JTPWFIAJER 0 9 QU 4 JR 9 GU
IVJP \$ DUW 4 H 9 5 PE 8 RTUGVJW 3 P 4 E / IKKC
MFFUERHFGV 0 Q 3 9 4 IKJRMG + UNHVS 9 OER
IRK / 0 9 5 6 Y 7 U 0 POIKI 0 JP 9 F 8 7 6 0 QWERQI

过了好半天，其中一个密码破译员总算解释了其实贝克已经猜到的东西。那些拥挤在一起的文字原来是个密码——一段“密码电文”，这一组组数字和字母代表着一段加了密的文字。这些密码破译员们就是要研究这个密码并从中推断出其原本信息，或者叫“明码电文”。国安局认为其原本信息是用中国官话写成，所以才叫贝克来，等密码破译员们破译了这段文字之后，好让他把这些符号译出来。

一连两个钟头，贝克翻译着一串串的汉语符号。但每次他把译文交给密码破译员，他们的头都摇得就像拨浪鼓。显而易见，用汉语是解释不通的。贝克也真希望能帮上点忙，他指出，所有符号都有一个共同点——他们也是日本汉字的一部分。闹哄哄的密码部里顿时鸦雀无声。这里的头儿是个男的，叫莫兰特，瘦高个儿，总是烟不离手，他狐疑地转过头问贝克：

“你是说这些符号有多重含义？”

贝克点了点头。他告诉他们，日本汉字是在汉字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日语书写体系，刚才他之所以用汉语来翻译，那是因为他们要求他这么做。

“天啊！”莫兰特咳嗽了一声说道，“那咱们就试试这日本汉字。”

果然灵验，一切都可以对号入座了。

密码破译部里的人们这才对贝克刮目相看，尽管如此，他们还是让他

只翻译那些不成顺序的字符。“这是为你的安全起见。”莫兰特说，“这样做，你就不会知道你在翻译些什么了。”

贝克哈哈地笑了起来，但却发现别人都没笑。

密码终于破解了，但这个密码透露着什么秘密，贝克可全然不知，但有一件事他看得出来——国安局对密码破译极为认真，因为他口袋里的支票比他大学里整整一个月的薪水还高。

出来的时候，贝克通过一系列的安检关卡后来到出口处的主厅，一个刚刚挂断电话的警卫挡住了贝克的去路：“贝克先生，请在这里稍等。”

“什么事？”贝克没想到在这里花了这么长时间，他要参加周六下午的壁球常规赛，现在就要迟到了。

警卫耸了耸肩道：“密码破译部的头儿有话跟您说，她正在往外走。”

“她？”贝克笑出了声。他还得见见国安局里面的女的。

“这也好笑吗？”身后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贝克转过身去，立刻一脸赭色。他瞥了一眼那女人上衣上佩戴的证件，原来是国安局密码破译部的主任，她不光是个女人，而且还是个魅力四射的女人。

“我不是那个意思。”贝克搪塞着，“我只是……”

“我叫苏珊·弗莱切。”那女人微笑着伸出了纤纤玉手。

贝克握住伸过来的玉手道：“我叫戴维·贝克。”

“祝贺你，贝克先生，听说你今天干得很漂亮。我可以就这事和你聊一聊吗？”

贝克犹豫了一下说道：“说实在的，我这会儿确实有点急事儿。”他但愿对世界上最强大的情报机构的这一断然拒绝不会是个愚蠢之举，他四十五分钟之后要参加壁球赛，而且他一向有着这样的美誉：戴维·贝克从来不会在壁球赛中迟到……上课可能迟到，壁球可绝对不可能。

“我长话短说。”苏珊·弗莱切淡淡地一笑。“就请这边来吧。”

十分钟后，贝克坐在国安局的餐厅里，同国安局的靓妹、密码破译部主任苏珊·弗莱切一起品尝起松饼和蔓越橘汁来。戴维很快就看出，这个年方三十八岁的国安局高级职员确非等闲之辈——她是他所见过的最睿智的女人之一。他们谈到密码和破解密码，贝克觉得自己脑子要拼命转才能跟上她的思路——对他来说这是一个全新的兴奋体验。

一个钟头过去了，贝克不用说已不可能参加壁球赛了，而苏珊竟也全然不觉他们的内部通话系统上已经记录了满满的三大页，二人不禁相视

大笑。两个人坐在那里，两个极具分析力的头脑，可能从不相信什么荒谬的一见钟情，现在却有些不可思议了，两个人从语言学上的词法探讨到伪随机数码生成程序，俨然是青梅竹马的一对少年恋人——一切都是激情的碰撞。

苏珊一直没有把话题转到她找贝克的真正目的上——为他提供一个在密码破译部亚洲分部的试用岗位。从这个年轻的大学教授一谈到教学时就表现出的那种激情，苏珊可以清楚地看出，他是绝不会离开大学讲坛的。苏珊决意不谈此事，免得坏了二人的心绪。她感觉自己又完全像个小女生了；说什么也不能破坏这种感觉。的确，那种感觉一点也没有遭到破坏。

二人的求爱之路缓慢而又浪漫——只要得空，二人就会私约密会，或是在乔治敦大学的校园里徜徉，或是夜深人静的时候在墨卢提咖啡屋里品尝卡普契诺咖啡，偶尔也参加几次讲座和音乐会。苏珊从没想到自己会有这么多的笑声，不论什么东西，只要到了贝克嘴里都能变成笑料。苏珊很需要这种放松来调节她在国安局工作的紧张情绪。

一个秋高气爽的下午，他们坐在体育场的露天座位上，饶有兴趣地观赏乔治敦大学校足球队惨遭拉特格斯大学的屠戮。

“你喜欢什么运动，喜欢绿皮密生西葫芦吗？”苏珊戏谑地问道。^①

贝克嘟囔道：“那叫壁球。”

苏珊不置可否地看了他一眼。

“确实像绿皮密生西葫芦。”他解释道。“不过球场就小多了！”

苏珊推了他一把。

乔治敦大学的左边锋把角球开出了底线，观众中顿时嘘声四起。防守队员旋即回撤。

“你呢？”贝克也问道。“喜欢什么运动吗？”

“我喜欢柔道，是黑腰带级。”

贝克赶忙奉承：“我觉得在运动上你更行。”

苏珊笑了：“我们在运动上都是超级优生，不是吗？”

乔治敦大学的一个出色的防守队员来了一个很漂亮的抢断，看台上

^① 绿皮密生西葫芦是一种美洲南瓜，其颜色和形状都有点像壁球。

立刻一片狂呼。苏珊俯过身来，趴在戴维的耳朵上悄声叫道：“博士！”

戴维转过头注视着她，不明就里。

“博士！”她又叫道，“把最先想到的东西告诉我。”

贝克满腹狐疑地问道：“你要搞词汇联想测验？”

“这是标准的国安局程序。我得知道我和谁在一起。”她一脸认真地看着他说。“博士。”

见克耸了耸肩：“苏斯^①。”苏珊蹙了蹙眉说：“好吧，就试试这个——‘厨房’。”

贝克不假思索地说：“卧室。”

苏珊羞涩地耸了耸双眉又说道：“好的，这个怎么样——猫。”

“香肠。”贝克反应很快。

“香肠？”

“是啊！肠线。^②冠军们的壁球拍上的线。”

“倒是不错。”苏珊嘟着嘴说。

“你倒是测一测呀！”贝克催促着。

苏珊沉思了一下说：“你是个孩子气的性欲受挫的壁球迷。”

贝克耸了耸肩道：“还真不算离谱。”

这样一晃就过去了好几个星期。每天晚餐时，贝克都会就着甜食喋喋不休地问她问题。

她从哪里学的数学？

她是怎样进国安局的？

她是怎么搞得这么有魅力的？

苏珊红着脸说自己成熟很晚。十七八岁的时候，苏珊还瘦得像个电线杆，戴着傻乎乎的牙箍，苏珊的姑妈曾跟她讲，上天对她的朴素无华的补偿就是给她一个聪明伶俐的脑子。

这补偿也来得太早了点儿，贝克心想。

苏珊说她早在初中的时候就对密码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那时，学

① 苏斯博士，二十世纪最卓越的儿童文学作家之一，一生创作四十八种精彩绘本。

② 苏珊说“猫”，英文是 cat，贝克说“香肠”，英文是 gut（也是“肠子”的意思），两个英文单词合在一起，就是 catgut，是“肠线”（制琴弦、网球拍或供外科手术缝合伤口之用）的意思。